



PASCAL

后浪

Luigi Pirandello

[意] 路易吉·皮兰德娄 著

刘儒庭 译

IL FU MATTIA PASCAL

已故的帕斯卡尔



四川人民出版社

IL FU MATTIA PASCAL

已故的帕斯卡尔

Luigi Pirandello

[意] 路易吉·皮兰德娄 著

刘儒庭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已故的帕斯卡尔 / (意) 路易吉·皮兰德娄著; 刘儒庭译. —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9.8

ISBN 978-7-220-11473-1

I. ①已… II. ①路… 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意大利—现代 IV. ①I54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131181 号

YIGU DE PASIKAER

已故的帕斯卡尔

[意] 路易吉·皮兰德娄 著
刘儒庭 译

选题策划
出版统筹
编辑统筹
责任编辑
特约编辑
装帧制造
营销推广

后浪出版公司

吴兴元
朱 岳 梅天明
唐 婧 李京京
宁天虹
墨白空间·黄 海
ONEBOOK

出版发行
网 址
E - m a i l
印 刷
成品尺寸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槐树街2号)
<http://www.scpph.com>
scrmcbs@sina.com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143mm × 210mm
9.75
218 千
2019 年 8 月第 1 版
2019 年 8 月第 1 次
978-7-220-11473-1
58.00 元

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周天晖 copyright@hinabook.com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64010019

目 录

一 开场白	1
二 辩白式的第二篇(哲学的)开场白	4
三 家和鼯鼠	9
四 原来如此	21
五 成熟	40
六 滴答,滴答,滴答……	59
七 换车	79
八 阿德里亚诺·梅伊斯	94
九 一点儿雾	111
十 圣水钵和烟灰缸	123
十一 晚上,望着河水	139
十二 那只眼和帕皮亚诺	162
十三 一盏灯笼	179
十四 马可斯的英勇行为	195
十五 我和我的影子	208
十六 米内尔瓦的画像	225
十七 复活	250
十八 已故的马蒂亚·帕斯卡尔	265
对想象可能天衣无缝的一点儿说明	284
译后感言	293

一 开场白

我生来知识贫乏，所知甚少，我所掌握的全部知识中的一点，不，不是其中的一点，而是唯一的一点是，我叫马蒂亚·帕斯卡尔。我常常利用这一点点知识。有时，我的朋友或认识的熟人有什么事搞不清，只得跑来征求我的建议或意见，每当这种时候我就耸耸肩膀，挤挤眼，回答他们说：

“我叫马蒂亚·帕斯卡尔。”

“谢谢，亲爱的，这我知道。”

“怎么，你认为这还不够？”

这还不够，说实话，连我也觉得确实太少。但是，我真不知道，对一个连这一点都不懂、连更多的回答都不能够做出的人，他还有什么想说的呢？也就是说，像我之前经常做的那样，只在必要时说：

“我叫马蒂亚·帕斯卡尔。”

有人可能会对我表示同情（这分文不值），想象着如何对一个极为不幸的人表达一番深切的哀悼之情，想马上弄清楚这个不幸的人……可弄清楚什么呢？是的，一句话就够了，他什么都没有，既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既不知道他过去如何，也不知道他过去并非如何。有的人也可能会对风俗的败坏、世风日下和悲惨境况极为愤慨（这也分文不值），这些可能就是我这个无辜的受害者

弄到这一步田地的主要原因。

好吧，那就随便你们怎么想吧。可是，我不能不说一句，事情恰恰并非如此。我真的可以写出我的家谱，可以说明我这个家族的渊源和它的兴衰史，还可以证明，我不仅知道我的父母是什么人，而且还知道我的先祖和他们的活动。当然，祖辈相传，他们的活动并非都是真的值得赞扬的。

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且听我慢慢道来。我的情况非常怪诞，非常特殊，正因稀奇古怪，世间少有，所以才值得我从头道来。

大约有两年的时间，我待在一个图书馆里，不知道自己是抓老鼠的，还是个图书管理员。那个图书馆是博卡马扎主教在1803年临死前赠送给镇政府的。显然，这位主教对他同乡的脾气秉性所知甚少；要么就是，他希望他的这份遗产随着时间的推移能点燃同乡们学习的热情，更何况在图书馆学习又是那么方便。迄今为止，这种学习的爱火没有被点燃，这我可以做证。我这样说也是对我同乡的赞扬。对于这份遗赠，镇政府并不喜欢，甚至不愿为博卡马扎立一尊半身雕像，尽管应该这样做，那些书也被扔进一个又潮湿又无人问津的库房，一扔就是好多年。后来，这些书倒是从那个库房里被取了出来，你们可以想象那些书都成了什么样子，移送到偏远的圣玛丽亚自由教堂去了。那座教堂不知由于什么原因被改为俗用了。在这座教堂，镇政府又不假思索地把这些书委托给一个无事可干的人负责，他倒真像个不担任教化工作的有俸神职人员，一天赚两个里拉^①。他的工作不过就是看守

^① 里拉是意大利旧时（1861—2002）货币名称。（本书均为译者注）

这些书，或者说看守都没有必要，只不过是在那里忍受好几个小时的霉臭味道。

后来，这样的命运也轮到我头上。从第一天起我就知道，我不喜欢这些书，不管它们是印刷的还是手稿（像我们图书馆的那些非常古老的手稿）。正像前面讲的，我的情况怪诞特殊，要不是这样，我才不会去写什么手稿哩，永远不会去写。由于我的情况怪诞特殊，写下来之后，也许有那么一天能使某个好奇心强的读者获得教益，或许也能使博卡马扎主教的良好愿望最终有一天得以实现。这样一个读者或许有一天会来到这座图书馆，我的这部手稿就是留给我的这位读者的。不过，他必须服从一个条件：在我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最终死亡后五十年之内，任何人不许打开这一手稿阅读。

眼下，我已经死了（上帝知道我是多么悲伤），确实，我已经死了，而且死了两次，第一次是因错而死，第二次是因……且听我慢慢道来。

二 辩白式的第二篇（哲学的）开场白

写这部书的想法，或者说写这部书的建议，是我可敬的朋友唐·埃利焦·佩莱格里诺托向我提出的。他现在在看管博卡马扎的那些书。我的书一写完我就把手稿交给他，只要能够写完。

我就在这座不再是圣地的小教堂里写作，借助的光线就来自头顶圆穹的吊灯。这是后殿为图书管理员留出的一块地方，周围是柱式木质矮围栏。在我写作的时候，唐·埃利焦也在忙他的，他勇敢地承担了整理这些乱堆乱放的书的任务，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我担心，他恐怕永远也弄不出个头绪来。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一个人去浏览一眼书脊，至少大致弄清这位主教送给镇政府的都是些什么书。人们以为，所有的书无非都是些有关宗教的书，或者差不多都是这类书。现在，佩莱格里诺托发现，这位主教的书涉及的面很广，这让佩莱格里诺托感到极为欣慰。由于这些书都是随手乱堆在那里的，所以乱得简直无法形容。有些书除去外表华丽之外还十分亲密地粘连在一起。例如，唐·埃利焦·佩莱格里诺托对我说，他费了好大力气才把三卷本的内容淫秽的《爱女人的艺术》同另一本书剥离开，这套三卷本是安东·穆齐奥·波罗写的，1571年出版。剥离出来的那本书名为《福斯蒂诺·马特鲁奇的生与死——有人称之为在天先知的波利罗内本笃会修士的马特鲁奇》，是1625年在曼托瓦出版的一部传记作品。由于库房潮

湿，这两套书已紧紧粘在一起。他还费了好大力气才弄清，那套三卷本的第二卷除去那些淫秽的内容之外还详细地描述了修道士的生活和风流韵事。

唐·埃利焦·佩莱格里诺托整天在一架点路灯的人用的那种梯子上爬上爬下，在书架上挑来选去，选出很多内容有趣读了让人高兴的书。每找到一本好书，他就站在梯子顶端，以优美的姿势将书扔到房间正中那张大桌上，小小的教堂就会发出隆隆的响声，一大团尘土随之扬起，两三只蜘蛛从那团尘土中飞快逃离。这时，我就穿过栅栏，从后殿跑过来，先用这本被扔下来的书把蜘蛛从满是尘土的桌上赶跑，然后打开书开始阅读。

就这样，我渐渐培养起了阅读的兴趣。现在，唐·埃利焦对我说，我的书应该以他从这座图书馆里挖掘出来的这些书为范本来写，也就是说，应该具有这些书的特殊味道。我耸耸肩，对他说，这对我来说并非难事，然后我就去考虑别的事去了。

唐·埃利焦满头大汗，浑身是土，从梯子上爬下来，到小园子里呼吸新鲜空气。那个小园子就在后殿外边，是用一些乱七八糟的树枝和带刺的东西好不容易才围成的。

“啊，我那可尊敬的朋友，”我坐在矮墙上，手杖支着下巴对唐·埃利焦说，这时他在专心观察他的莴笋，“看来我是写不出这本书了，写书可不是闹着玩的。看来搞文学创作也同其他任何事一样，我不得不翻来覆去地重复我那些陈年旧事。该死的哥白尼！”

“嘿，同哥白尼有什么关系！”唐·埃利焦直起腰，满脸通红，在那顶破草帽的映衬下他的脸显得格外红。

“有关系，我的唐·埃利焦，因为在地球不转的时候……”

“怎么可能呢！地球总是在转！”

“不是这么回事！过去，人们不知道地球在旋转，因此，可以说，地球好像不转。现在，好多人就觉得地球也不转。有一天，我对一个老农民这样说，你猜他怎么回答我？他说，那倒是醉鬼的好说辞。另外，对不起，还有您，您也不能怀疑，约书亚让太阳停在当空^①。这些暂且不去说它了，我要说的是，在地球没有转的时候，人们——不管是希腊人还是罗马人——是那么道貌岸然，是那么自豪，以至对自己的尊严感到心满意足。我相信，在那种情况下，一种细腻的、充满冗繁细节描写的作品是会受到欢迎的。从昆提利安^②的作品中人们是读到还是读不到——就像您教导我的——历史应当用于叙述而不是用来让人们去验证的？”

“这一点我不否认。”唐·埃利焦回答说，“但是，不应该否认的是，世界上绝对没有写得这么详细的书，甚至把那些隐秘的细节都统统写进去了。因此，就像您说的那样，也就让地球转起来了。”

“好极了！你听，‘伯爵准时起床，每天八点半，分秒不差……伯爵夫人穿上一件藕荷色衣服，衣服滚着花边，一直到下巴……特雷西娜因饥饿而死……卢克雷齐娅忍受着爱情的折磨……’啊呀呀，我的上帝，您觉得这与我何干？我们是不是生活在一个看不见的小陀螺上？太阳的光线就像一根鞭子，抽着这只陀螺在旋转，像一粒沙粒一样在疯狂地转啊转的，转个不停，

① 故事见《旧约》，约书亚追赶五王军，日已西斜，约书亚向天祈祷，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步，这一天比平日足足长了一昼夜之久。

② 昆提利安，公元一世纪作家，其关于演说家的文化修养的著作到中世纪仍然十分出名。

既不知道为什么而转，也不去预想未来的命运，好像是要向我们证明，这样旋转就是它的乐趣，好像是让我们有时感到暖和，有时又感到寒冷，好像是为了让我们转了五六十圈之后再死去。那时，死者常常会发现自己一生有那么多小小的愚蠢行为。我的唐·埃利焦啊，哥白尼，哥白尼他可是毁掉了人类，无可弥补地毁掉了人类。现在，对于‘我们人类是无限渺小的’这样的新观念，对于‘我们人类在宇宙中无足轻重’这样的想法，尽管我们有这样的发明、那样的发现，对于这些观念和想法，我们大家已经逐步适应了。那么，您还想使那些消息——我指的不是关于我们无限渺小的消息，而是像全球性灾难这类消息——具有什么价值？我们的历史不过就是小小的爬虫的历史。你读过有关大安的列斯群岛的小小的灾难的报道没有？没有。可怜的地球转得不耐烦了，正像那位波兰伟人说的那样，它是无目的地在旋转的，不耐烦了就稍微停一下，它本来有好多大裂口，这时，其中一个裂口就喷出火焰来。有谁能说得出来，是什么东西使它如此暴怒？也许是一些人的荒唐使它大发雷霆，这些人空前厌倦才做出了一些荒唐事。不管怎么说，总之是成千上万的小小爬虫被火焰烤死了。我们依然活着，有谁还去谈论那些被烤死的人？”

可是，唐·埃利焦却让我仔细想一想，我们费了多大的劲头去毁灭、粉碎大自然为了我们好而在我们心中树起的理想，但我们总是难以做到这一点。幸运的是，人类轻易就把注意力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

这一点确实不错。比如，我们这座城市就规定，有那么几天夜里不许点灯，所以我们经常只得忍受一片漆黑，特别是乌云密布之夜。

说到底，这意味着，直到现在我们仍然相信，月挂中天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在夜里给我们照明，就像太阳在白天给我们带来光明一样，星星也是为了给我们现出满天星斗的美景而存在。确实如此。我们常常有意忘记，在互相尊重和看重方面，我们都是那么小气，我们倒是能为了一小块土地而大打出手，或者为了一点儿什么事而互相怨恨，如果我们真能搞清我们作为人究竟是怎么回事，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为了那么一点儿小事而互相怨恨实在太不值得。

好了，正是由于上述这些偶然的发现，再加上我的情况怪诞特殊，所以我才要谈谈我自己。当然，我要尽量简短，也就是说，只谈那些值得一谈的事。

当然，其中自然有些事不会使我很有面子，然而，我现在处于一种特殊境地，这使我可以认为自己已经不在人世，所以也就没有任何避讳和顾忌了。

闲话少说，书归正传。

三 家和鼯鼠

一开头我就说，我了解我父亲，这有点儿为时过早。实际上我并不了解他，他去世时我刚四岁半。他乘一艘两桅船前往科西嘉岛，去那里办货，路上得了恶性疟疾，三天之内就要了他的命，从此再也没有归来。那时他刚三十八岁。他留下妻子和两个孩子，一个叫马蒂亚（这应该就是我，或者说是死去的我），另一个叫罗贝尔托，他比我大两岁。我们的日子过得还不错。

当地有些老人在我父亲去世后仍然坚持说，我父亲的财富来历不明。这些财富本来不应再让人们猜疑了，因为转到别人手下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了。

他们说，我父亲的财富是打牌赢来的。那是在马赛，他同一个英国蒸汽商船的船长玩牌，船长的现款一分不剩地全输给我父亲，那笔钱的数目当然不会很小。在此之后，那个船长又将整整一船的硫黄做赌注，那些硫黄是在很远很远的西西里岛上装的，是利物浦一个商人的财产（他们甚至知道是个利物浦的商人！可他姓甚名谁？），这个商人租了这艘商船来运这批货。船长绝望之余在轮船起航后投海自尽了。船到利物浦时只剩下空船一条，连船长也不再是这艘船的负荷。幸运的是，那条船依然有压舱物，那就是我的这些同乡们的流言蜚语。

我们家拥有很多地产和房产。我父亲十分机灵，富有冒险精神，为了推销他的货物，从来不待在一个地方固定不动，总是开

着那条双桅船到处航行，找到便宜好货时立即买进，不管是什么货，然后设法把这些货物迅速全部脱手。由于他从不经手批量太大且又有风险的买卖，所以渐渐积攒了一些钱，购买了地产和房产。这些房地产都集中在我们这个小镇上，他或许是想在经历了一生辛劳之后在这里同妻子和子女们一起过他平静舒适的小日子。

于是，他先是购下了“双溪”附近的那片地产，那里长满橄榄树和桑树。后来又买下一个叫“鸡笼”的庄园，那也是一个富饶的庄园，而且还有一股泉水，以后又利用那股泉水建起了磨坊。之后又购下了名叫“山嘴”的整个土岗，那是我们这一带最好的葡萄园。最后还买下一片叫圣罗基诺的地方，在那里建了一座优雅的别墅。在我们这个镇上，除了我们住的这所房子之外还买了另外两处房子和一处完全孤立的房子，现在这座房子被改建为一个造船厂。

父亲的死几乎可以说是突如其来，因此，使我们一下子垮了下来。母亲无法管理这份遗产，只好托付给一个人。这个人过去曾从我父亲那里得到不少好处，甚至使他的家境大变，他的薪酬也十分优厚。因此我想他应该觉得至少要有些感恩之意，这感恩之意除去付出热情和正直之外并不需要他付出任何牺牲。

我的母亲简直是个神圣的女人！她生性腼腆，十分温静，所以也就没有生活经验，更缺乏对付男人的经验！你听她说话简直就像在听一个小姑娘说话。她的鼻音很重，连笑的时候也带有鼻音。这样，每当笑时就好像有那么一点儿害羞似的，把嘴唇闭得紧紧的。她的体质本来就弱，父亲死后，她的身体时好时坏，一直没有稳定过。但是，她从不因自己的病痛而呻吟埋怨。我想她也不会因这些病痛而烦恼，她是随遇而安，听之任之，好像她的

不幸是自然而然的结果。她可能认为，办过这场丧事之后她自己也该圆寂归天了。因此，她可能认为，她应该感谢上帝，是上帝让她为了孩子们而活下来，尽管她活得极为痛苦悲惨。

母亲对待我们简直温柔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爱得心肝疼。她不让我们离开她一步，好像怕把我们给丢了，常常是，只要我当其中的任何一个人离开她一会儿，她就会打发女用人到处去找。

她像个盲人，一直听任丈夫的指引。现在没有人再指引她，自然感到生活在世界上有点儿无所适从。从此之后她从不出门，只有星期日上午到最近的一座教堂望弥撒除外。望弥撒时由两个老女佣陪同，她一直把她们当成自己的亲属来对待。甚至在我们住的那处房子里，我们大家挤在三个房间里，其他好多空房让给了女佣们，任她们去糟蹋，当然也让我们这些淘气鬼去糟蹋。

那些房子里都是老式家具，窗帘已经褪色，到处是那种老旧什物特有的霉味。所有这些给人一种感觉，好像呼吸的是另外一个时代的空气。直到现在我还记得，我曾不止一次地以一种古怪的沮丧心情看着周围的一切，这些陈旧的东西多年来一直静静地待在那里，没有用处，也没有生命，正是这种状况使我产生了那种古怪的沮丧心情。

经常来看望母亲的一个人是我父亲的姐姐，我应该称她姑妈。她是个老处女，脾气古怪，长着两只雪貂眼，面色黝黑，样子很凶。她的名字叫斯科拉斯蒂卡。她每次来我们家都是只待很少一会儿，因为她说话时常常会突然大发雷霆，一气之下扭头便走，不跟任何人道别。我从小就很怕她，常常小心翼翼地望着她，特别是她愤怒地跺起脚的时候，她高声吵闹，一只脚跺着地板，向妈妈大声嚷嚷：“你以为这下边是空的？下边有鼯鼠！有鼯鼠！”

她指的是马拉尼亚，那个在我们脚下挖掘的代管人。

斯科拉斯蒂卡姑妈极力劝我妈改嫁（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通常，大姑子是不会有这种想法的，也不会提出这样的建议。可是，她讨厌所谓公正，对之特别反感。当然，并非只是由于这一点，更多的是由于对我们的爱，她才不忍心看着那个代管人这样肆无忌惮地偷窃我们的财产。我妈妈是那么怯懦，那么不机灵，除去再找一个丈夫之外她看不到有什么别的办法。姑妈还亲自介绍了一个可怜的人，那个人叫杰罗拉莫·波米诺。

波米诺是个鳏夫，有个儿子，他的儿子现在还活着，像他爸爸一样，名字也是杰罗拉莫，我们两个是好朋友，甚至超过朋友关系，这一点容我以后再讲。他很小的时候就常常跟着他爸爸到我家来，是个使我和哥哥罗贝尔托都感到很伤脑筋的人。

波米诺年轻时追求斯科拉斯蒂卡姑妈好长时间，可她连理也不理，另外，她对别的追求者也都是不理不睬。并不是说她不愿爱任何一个男人，而是因为，她早就有一种疑心，她怀疑她爱的男人很可能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如何背叛她，这样就会使她铸成大错。在她看来，男人都虚情假意，都是无赖，都是负心汉。波米诺也是如此？不，波米诺不是这样。可是，当她认识到这一点时已为时太晚。所有向她求过婚后来又同别的女子结了婚的那些男人，她发现他们多多少少都有背叛自己妻子的行为，她很为没有答应他们而庆幸。只有波米诺毫无这种行为，倒是相反，这个可怜的人堪称模范丈夫。

那么，为什么斯科拉斯蒂卡姑妈现在不嫁给他呢？机会多好啊，他已经是丧妇之夫了！可是，他曾经是另外一个女人的人，说不定什么时候他会想念起那个女人来。另外，还由于……还是

不说了吧！尽管他胆小拘谨，从老远的地方就可以看出，他还是坠入了爱河，确实已坠入爱河。至于说爱上了谁，大家都看得出来。这个可怜的波米诺！

当然可以想见，我妈妈是不是会同意。她认为那样做太不应该。而且可怜的妈妈恐怕也不相信斯科拉斯蒂卡姑妈是认真讲这件事的。面对大姑子的雷霆，她只是以她那种特殊的方式笑笑而已，对于可怜的波米诺先生的感叹，妈妈也只是笑笑而已。姑妈和妈妈讨论这件事时波米诺也在场，姑妈对他赞不绝口。

我可以想象出，他有多少次坐在椅子上大声感叹，好像椅子是个刑具，他不住高喊：“我的天哪！”

这是个纯洁正直的人，浅蓝色的眼里透出温顺，我相信他甚至有那么一阵双颊微微有些发红，显出那么腼腆的神情，微红的脸像擦了一层细粉。到了他那个年龄头发依然那么好，他一定为此感到高兴。他的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从中间分开像一只蝴蝶。就这样，他仍不时伸手梳理梳理。

我不知道那件事后来进展如何，也不知道我妈妈后来是不是听从斯科拉斯蒂卡姑妈的建议嫁给了波米诺。不管结果如何，妈妈肯定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孩子们的未来。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把家产托付给马拉尼亚（真是个鼯鼠！），情况肯定会更糟，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

当贝尔托^①和我长大的时候，我们的大部分财产确实都丢了，可我们将来至少可以从这个盗贼爪子下把剩下来的财产救出来，那样还可以使我们过上不需要别人帮助的生活，当然并不那么富

① 贝尔托是罗贝尔托的爱称。